

序

徐怀中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军旅小说的创作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进——无论是短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领域，都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尽管我们的步子还不是（也不可能）那样迅捷，但文学创作所显示的那种新鲜的观念，那种广宽的题材选择，那种富有意味的思情深度，那种更加多样化的传达方式与表现途径，等等，已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八十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拓进趋势。倘若以今天的生气勃勃的景象与五十、六十年代的军旅小说状况相比，那无疑可以使人产生一种遥远的、恍若隔世的感觉。不过，今天的文学无论如何是昨天的文学的继续与延伸；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军旅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但我们又不能说这是一种彻底的全新：新与不新是相对的。这样，我们也就从中窥见了需要继续拓进的催动力量。

为了开拓与跃进，我们需要交流，需要对话，需要商榷与切磋，需要一种富有历史高度的展望。一种对于文学自身的思考，一种既是实践又是探索的踏踏实实的创造精神，一种更加坚定的信念。

我想，这本书的出版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在这里，写小说的作家们依据自己的体验与理解，各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与见解。而这种主张与见解的表达过程，对自己是反思与重悟，对他人则

是启迪与文流。读一读这些文章，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小说的创作者们在思考一些什么，而且可能使我们由此及彼地联想到一些什么，并意识到应该做一些什么，等等。

我们确实创造了一点儿“奇迹”，因为就当前军旅小说界所实现的创作自由程度及已经诞生的作品而言，那是十年前的三十年间所难以想象的。但这是一种时代所给予的“奇迹”，或者说，我们尚不可过早过高地估计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具备的实力。现在的军旅作家们大都存在一种普遍的体验，那就是小说（或军旅小说）越来越难写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是好事：这种状况表明了作者创作的自觉程度的提高。何谓“创作的自觉”？那就是真正开始思考与探索“小说是什么”的问题了，开始思考与探索一个小说作家应该描写一些什么，应该传达一些什么，应该表现一些什么，以及怎样使小说的方式更加适应这种描写、传达与表现的问题了，而这种自觉程度的提高又不能不与作家的主观可能性及自身局限性相矛盾，于是，一种具有较高层面的苦闷便产生了——它开始无休无止地缠绕与折磨作家，而作家也深深地感到创作一部好的小说艰难不易。而军旅小说作家的这种心绪，在这本书的文章中得到了鲜明的传达——这是一种进步的标志，一种可能把军旅小说创作推向新的境界的前奏。

小说创作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的思考，即生活的思考与小说本身的思考——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是小说突进的两个轮子。小说无论怎样发展，总是以作家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而体验并不等于直感，而直接的感觉也不等于不包含深沉而富有思情分量的探索的积聚或融入。感觉的质量具备一种直接的至关重要的文学张力，而感觉的源泉就是生活、就是人生经验、就是精神素养、就是充实的翱翔于天空大地的崇高灵魂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八十年代的军旅小说创作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在痛苦思考中走过来的——以自己的灵魂耕耘沉重的土地，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收获了。

军旅小说的主体应该是战争题材小说，而战争题材小说也永远是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构成。我们的土地上曾产生过许多辉煌而惊心动魄的战争，我们的共和国就是在硝烟炮火中诞生的。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描写与表现战争生活的小说，但我们也有理由说，我们对于战争生活的描写与表现仍然是不够的、不尽文学之意的。我们的战争题材小说犹如一条河，经由狭窄湍急的上游而开始进入比较开阔的中下游了，理所当然地应该见到浩瀚、见到雄浑、见到深沉、见到汪洋恣肆，见到那种流向海洋的滔滔不息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再作些努力：不要等待，不要惧怕艰辛，不要让美好的光阴白白流逝。

转眼间，我们就将告别八十年代而跨入一个更加新鲜的时代了——当我们走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军旅小说家应该想些什么与做些什么呢？

——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深深地思量一番的。

1988年5月

省 悟 的 苦 闷

——军旅小说现状的另一种判断

周政保

按照流行的思维模式，我们先可以有这样的判断：即八十年代以来的军旅小说创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进，无论是哪一方面，题材的择取，思情的开掘，人物的刻画，现代意识的渗入，历史感，现实主义的开放，现代派艺术手段的借用，各种各样传达方式的尝试，等等，都实现了明显的令文学界瞩目的开拓——这是主流。但是，与这种“无瑕可击”的判断相辅相成的，我们还可以作出另一种判断，那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军旅小说的开拓与突进，是以各种方式的（生活的或文学自身的）“反思”为独特标志的——正因为如此，随着反思之后的省悟的积聚与深化，我们的创作也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苦闷之中，当然，这是一种潜伏着新的拓进可能的苦闷，一种企求闯入更高层面的创作境界的苦闷，一种自觉的苦闷，它与五十、六十年代的苦闷、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种新的时代帷幕刚刚拉开时的苦闷，都具有审美质地方面的巨大差别——我想，这是无须论证的事实。

这十年来，关于军旅小说的思考，我们大致经历了这样一种模式：军旅小说——小说——军旅小说。而这一简单的模式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军旅小说创作的思考所留下的一种粗略的轨

迹。不难回忆，当中国当代文学在非常时刻跨入八十年代的时候，军旅小说（或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仅仅局限于诸如突破禁区、挣脱“左”的文艺思想的束缚、强调军人意识与真实的英雄主义描写、寻求新的军人形象、探索人物性格刻画的多样化及其复杂性、人情味等方面的思考。毫无疑问，就彼时彼地的军旅小说创作状况而言，这种思考是具有历史的开拓意义的。但是，假如以一种更高的要求，以一种更宽阔的视野、一种更接近文学的性质及目的的特殊眼光来审察当时的文学精神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仅仅停留于军旅小说一方天地的思考是狭隘的、粗浅的、可怜的，尽管这些思考内容也可能通向小说的本质领域，但因为我们在蒙昧、愚蠢、粗暴、不允许真正的文学存在的时光中耽搁得太久了，而那不得不诉之于文学界的“拨乱反正”的疏理工作又花费了我们过多的精力，以致于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在原先划定的观念圈子里转游——我们还来不及考虑“小说是什么”的问题，还不可能意识到更新小说观念的问题。在那种特殊的过渡阶段，我们也时常使用“突破”或“开拓”的字眼，而实际上，我们的“突破”或“开拓”，还仅仅是一种修补性期待的实现：有的修补显得精彩生动一些，有的则显得笨拙简单一些。也可以这样说，在“军旅小说”这一文学概念中，我们过分地重视了“军旅”（或“军事”）这个词，而忽略了对于“小说”这个中心词的思考。

不过，我们很快改变了这种创作状态。我们变得聪明而富有文学的理性了：小说本身的问题进入了我们的思考领域。我们开始认识到，军旅小说仅仅是小说的一种：它归根结蒂只能是小说。那么小说是什么呢？小说是反映？是描写？是再现？是表现？……而诸如寓意性、超越性、象征、隐喻、结构、语言、叙述角度、感觉之类的概念，在军旅小说界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新鲜含义……这种充满了艺术观念的更新色彩的思索与探求，意味着我们的创作开始向小说的本质靠拢了。其结果是，它使小说作家们获得了一种开阔的艺术视野，并意识到了小说之所以是小说的一系列核

心因素。也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似乎省悟到了一些什么，才察觉到了我们的当代军旅小说所存在的悲哀性与脱离文学轨道的倾向。当然，这仅仅是对于小说观念及小说艺术的努力理解，但这种理解必然导致另一层面的小说思考，那就是：倘若小说是一种生命体验的传达，或者是一种描写与表现（如果小说是人的存在世界的描写与表现的话），那么我们又应该传达一什么或描写与表现一什么呢？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小说创造的关键性问题：作家的生活发现及‘自我’寻找问题——他的洞察力，他的感受力，他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艺术抽象才能，他可能达到的一系列有关存在世界、有关人自身的观照与体验深度，他的文化素养，他的气质，等等。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生活发现，或是否能够给读者贡献一种新的现实提示或新的生活启迪，这似乎不是纯粹的小说观念或小说艺术问题，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却与小说的理解存在着一种血肉般的内在联系，舍此，小说观念或小说艺术就可能成为不着边际的空想。特别是，小说的发展总是具备某种延续性，而任何样式的艺术传统力量又不容易彻底背叛、甚至根本不可能全部抛弃，因此对于小说创造来说，艺术方式更富有稳定性，而它的更新机会也要比生活发现的机会更少一些，这就迫使小说作家不得不花费毕生的精力去领受存在世界的奥秘，去开掘人自身的种种未知领域——也许可以这样说，小说的理解走到这儿才算捕捉到了创造的真谛，才算真正接近了小说世界的核心与本质……

之后或同时，再回头来审视所谓的“军旅小说”的整体状况，也就不能不惊愕于我们过去的幼稚与肤浅、直白与简单了。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军旅小说是小说”的真正含义，即开始真正站在小说的土地上来看待“军旅小说”了，而“军旅小说”概念中的“军旅”这个词，也仅仅显示了小说描写对象的差别，或者说是题材选择的不同：“军旅小说”作为小说，它在表现的可能性方面与其他题材的小说是一致的——从审美目的性来说，它同样通向

艺术表达的某些意蕴领域或思情世界，如传递人类生活的理想、体现人对于自身的种种忧虑与期望、展示一切可能包孕存在世界的真实性与神秘性的各种各样的判断与彻悟、等等。当然，这些艺术的表达是与军旅生活（或战争生活）的独特性联系与交织在一起的。

至此，我们也就大致完成了“军旅小说——小说——军旅小说”的反思模式，而这种完成的意义在于：我们具备了一种新的艺术眼光，即在军旅小说的理解方面，我们大胆而又慎重地进入一个被深化了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中，我们就有可能抛弃以往所执持的那种“为军事题材而军事题材”的盲目性，那种描写战争仅仅局限于复述或再现敌我态势、战争过程、英雄主义行为之类的陈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努力经由军旅生活或战争过程而去发现与开掘那些真正接近文学目的性的意蕴与思情。军旅生活或战争生活作为人类生活或人的生活的有机部分，它给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文学表现天地，但也给小说作家的文学创作增添了难以想象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仅被体现在对军旅生活或战争生活的理解及其新鲜发现方面，也被体现在以怎样的小说方式与小说技巧来传达这种理解及发现，即怎样适应文学目的性的实现。这里体现了两种既存在区别但又无法分割的思考与省悟：一是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与省悟，二是小说自身及艺术方式的思考与省悟，而这两方面又都是一种无始无终的过程，其中的艰辛不易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小说创造的苦闷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我们也就获得了军旅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另一种判断：省悟的苦闷。

这种省悟之后的苦闷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社会环境或文学环境所致，还是小说创作的主体因素所致？

我不想否认现阶段的社会环境或文学环境对于作家的创作情绪的强烈影响——文学界早已注意到，当前的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若干年前所具备的那种“轰动社会”的可能性，不过，这并不是

文学自身或创作质量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非文学因素导致的——我们的文学创作质量不是下降了，而是达到了当代文学史上的最高点；大约也是因为文学创作的整体质量的提高，有意无意地给作家们增添了某种心理方面的压力——小说越来越难写了，已经成为许多成绩显著的作家们的普遍感觉。当然在小说作家群体中，也有因通俗文学流行、商品经济冲击而滋生某种悲观与苦闷的。但我以为，当前军旅小说界的苦闷的滋生，主要是由反思与省悟引起的，或者说，苦闷的原因在于：随着作家们对于小说理解的深化，以及那种在反思与省悟中所诞生的新的文学观念的触动，新的创造意愿与新的创造冲动，就必然地会与作家所具备的才能（主体因素）产生冲突——因而可以认为，这种省悟之后的苦闷，是主体企图与主体创造可能性之间不和谐的结果，是在相对地“明白”小说之后又难于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小说理想，难于找到一条适合于自己的小说道路时所升腾起来的一种积极的烦恼与痛苦——所以我说，苦闷的内在发生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预示，一种走向成熟的标志，一种逐步接近小说本质的可喜信号。

现阶段的军旅小说界的苦闷是多方面的：我们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深化与开拓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题材选择，生活经验，历史过程的理解，战争，军人，寓意超越性，社会人性及人道主义精神，民族意识，文化批判，传统，艺术方式，文学观念及小说本身的自我析释，等等，都顽强而具体地折磨与纠缠着那些企图有所作为的小说作家们的思考与实验。只有那些把存在世界作了简单化处理的“作家”、那些写了几部小说就开始自我陶醉（慢性自杀）的“作家”，才可能充满了洋洋得意的愉悦与幸福。

所谓“军旅小说”，实际上就是描写与再现军人生活的小说，其对象包括军营生活与某些被划入“革命历史题材”范围的描写内容，但最重要的构成，应该是那些描写与表现战争生活的小说，

其中同样包含了极为广泛的选择可能性，如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中越边境的自卫还击战争，等等，而战争的双方都可以成为描写与表现的主要对象。但战争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小说来说，它的审美价值究竟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判断，或者是敌我双方的发展态势的描写，或者是英雄主义或非英雄主义的再现，或者是讴歌或鞭挞？这样的传达显然是肤浅了一些，但战争生活的描写与表现，究竟怎样与人类生活、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代道德判断、与民族意识及文化批判之类课题总合起来呢？那确实是一件令小说作家们感到苦闷的事，岂止苦闷，而且还有点束手无策的味道。然而，倘若战争题材小说的创造不去思悟与反省这些问题，那将是一种审美的短视症与文学的幼稚病；而即使省悟到了一些什么，并意识到了某种寓意超越的可能性，也存在一个艺术的传达问题，因为小说毕竟不是哲学、不是文化学、不是军事学、更不是“教课书”，而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战争生活经验（或体验）的小说作家来说，其中的苦闷还要更多一些：期望与才能的不吻合，创作企图与思情深度的不和谐，都使作家们陷入苦闷的心理矛盾之中（更何况，在战争生活的描写领域中，还存在着不少尚未开放的“禁区”，甚至连“真实性”的接近方面还横隔着思维的障碍）。

当然，就战争题材小说而言，每一个作家只能创造“自己心目中的战争”，但即使是作家“自己心目中的战争”其中也存在战争背景的问题，也存在战争的历史判断与政治分析的问题，更存在着战争与人、与社会人性问题，以及从中传达一些具有艺术抽象意味的思情内涵的问题（还有所谓的生命经验与艺术感觉问题）——假如这些问题得不到审美意义上的解决与接近解决的临界点，那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句空话，那你“心目中的战争”也不可能是文学创造领域中的“战争”——一切的一切，只能是臆想与杜撰，只能是非文学。不难想象，如果真的想写好一部战争题

材小说，那将付出极为艰辛的创造性劳动，而且就一个具体作家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是否可能付出这种劳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缺乏战争阅历而又急功近利的作家。

欲求而不达——这就是苦闷的直接来源，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所思考、有所省悟的作家来说，其苦闷的状态显得更甚一些。可以察觉到，由于新的观念、新的思想与新的小说理解、新的艺术方式的冲击或渗入，一种“眼高手低”的文学情绪正在悄悄地蔓延，而“眼高手低”的结果，也只能带来无尽的苦闷——这种苦闷在有的作家那里可以经由努力而实现某种淡化的趋势，而在有的作家那里，也许只能永恒地“眼高手低”下去了（抑或他也不苦闷）。

说来说去，苦闷的原因还在于作家自身，在于作家自身的素质与修养——当然也包括个人天赋，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后天所造就的“自我质量”。严格地说，八十年代的军旅小说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显示了我们的卓著成绩，一方面也暴露了军旅小说界在艺术创造——尤其是在思想观念准备上的不充分以及先天的薄弱：我们这支以部队作家为主的军旅小说队伍，具有过分丰富的传统惯性，具有过分雄厚的急功近利思想，但又十分容易脱离生活、脱离那种对于人类、对于人自身、对于自我不断进行沉思与探讨的文学轨迹……

否定自己总是比较困难与充满了苦痛的，但倘若要从省悟的苦闷中挣脱出来，那还要强化另一种省悟：那就是对自己的省悟——要理解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素质与修养，这样也就从根本寻找到了使自己苦闷的原因。这也许是“天方夜谭”，但有一点是不必怀疑的：无论苦闷还是不苦闷，小说是自己写的，一切感觉都来源于自身，你觉得苦闷，那就一定与你自身相关。

1988年 5月 北京

自己的心与自己的羽毛

丁小琦

有一天，我在超级市场买了一只净膛鸡，就是那种价格虽很贵很贵但却已被杀好收拾干净拿回家放进锅里做熟了就可以放心吃进肚子里的鸡。由于鸡是速冻的，它的两只腿象两个顽固的大冰砣，死死夹住肚子上的刀口，使我无法看到它膛中的内容。所以一直到鸡煮熟了，肉都快吃光了我才发现，这只鸡的肚子里除了有一付肝，一个鸡素子，它居然拥有两颗心。一颗大一点，一颗小一点。开始我感到奇怪，继而是恐慌，不晓得自己狼吞虎咽地嚼进一个什么怪物。因为想到自己的体内，眼下就有三颗心，就觉得浑身上上下下到处都在怦怦乱跳，按也按不住，简直跳得乱七八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倒在了床上，闭上眼睛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世界末日没到，我却睡着了，而且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了一大群的鸡，白的，花的，黄的，黑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公的，母的，有毛的，没毛的，它们活蹦乱跳，你拥我挤，咕咕咯咯，羽毛乱飞，十个养鸡场的鸡加起来也没有我梦到的那么多。这些鸡一个个红着面孔，争先恐后地向我奔来，它们瞪着一双双无限真诚的眼睛，每张嘴都迫不及待地向我倾吐一个声音：我只有一颗心！

一梦醒来，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屠宰场杀鸡时定是一群一群的，那么鸡下水自然地就是一堆一堆的了。所以人工分装内脏

时，虽说也是分成一份一份的，但早已分不清哪只是哪只的，什么公的母的，老的少的，善良的邪恶的，软弱的勇敢的，姑姑的叔叔的，爷爷的孙子的……那么，我食这只鸡甭说那付鸡肝、鸡素子不是它本身的，就连那两颗心恐怕也没有一颗是它自己的了。既然不是自己的，也就无所谓一颗、两颗、十颗、八颗了，对它对我都一样。

事情想开了，心情虽是明了了，但留下来的却不知怎的总摆脱不掉的是凄凄惨惨了。由此又无限联想，假如有一日我若被旁人换了心肝那我毋宁死。又一想，死也不行，若真死了，那别人换起来不是更容易吗？唉，其实即使是活着，在别人的眼里心里，自己的那颗心都已不知被偷换过多少回了，只不过有时你自己知道，有时不知道。开始知道时还有力防范一下，后来索性也就随它去了。只是自己更把它搂得死死的，捂得紧紧的，以防千万别让人真的换去——剩下一颗真的属于自己吧。

瞎扯了半天，也不知是不是这本书的编者要的那篇东西。还是我那句话，行就用，不行就算，可千万别勉强、别应付，否则，那我就宛如被换了一次心。

有时我也写东西，但数量极少。因为懒散，更因为不愿让我笔下的人有一颗不是自己的心，要是他们被换了一颗心，或一副肝脏什么的，那就不是人，而成了一只速冻鸡什么的了。哪怕这颗心被创造得更鲜、更活。由于我是这样一种情而又情的人，在我身边的一些亲近的人有的催我甚至是逼我勤奋，而有的则是纵容我继续懒散下去，我的选择很简单，和逼我的越加疏远，和放纵我的人就越加亲近了。这其中的道理更简单，因为逼我的人似乎不太想理会我的人物的胸膛内揣的是否属于他们自己的那颗心，最多他们理会的程度也就是认为我反正会找到那一类的心，总不会把公的安到母的身上，把老的按进小的肚皮里，他们恰恰不懂每一个人的心都仅仅只能属于他自己。否则他们真的只能成为速冻鸡。然而放纵我的人我则以为他们是更加放纵我拥有自己

的那颗心，使我认认真真地为我的每个人物寻找到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那颗心。我爱他们，象爱我自己一样，他们也应象我一样，紧紧搂抱住那颗仅属于自己的心，我尊重并给予他们这种权力，对他们象对我自己一样，所以由于我的“速冻鸡”理论而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我懒他们也懒，我不愿意写，他们更不愿意出来。

他们知道我爱他们，就变得更加尖刻，更加受不得半点委屈了。但我得到的是一颗颗真诚的心，道理象我对待爱我、放纵我的人一样。我自私而真诚。

只有真才有真的真，真的爱，真的美，真的纯，真的简单，也许这种简单是历经了十九曲一百八十个弯，但最终它还是能流到人们的心里头去，不管是甜的，还是苦的。

我有这样一个故事，好象也是做梦得来的。记不清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变成了一只黑鸟，是在海边，因为我在看浪，一层层的浪花随阵阵海风向我涌来，我很安静也很幸福，以为这些都属于我了。可是不知从哪一边的天空上飞来一大群白色的鸟，它们好结实，好结实，翅膀都那么扑啦啦的。它们看也不看，想也不想，问也不问地向我扑来，用它们的嘴来叼我的羽毛，我拚命地遮挡，但没用，我的一身羽毛被揪得七零八落，满天飞舞。我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既没有妨碍你们又没有伤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它们说，就因为你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你是黑的，我们要把你变成一个白鸟，和我们一样的鸟。它们一边说一边还在叼我。我不反抗了，因为没有力量。我任它们拚命叼。我死了，变成了一滩沙子，我消失了。但我没有改变。

丁小琦女，1957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74年下乡插队，1977年入伍。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现为

海军政治部歌舞团编导。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 著有《马兰花》、《女儿楼》、《黑猫》、《另外的女人》等短中篇小说。出版小说集有《女儿楼》、《另外的女人》。此外还有多部影视文学剧本获得好评。

我心目中的“小说”

于 劲

我心目中“小说”是个模糊的概念，只感觉它是个活物——有声音、有色彩、会流动；它常常凝聚成一个意象，又会是无数个意象的拼连、复述；它有时只是一段节奏，无头无尾，却搅动着你的生活、你的情绪，于是，这“小说”便成了自己生活中无穷尽的回忆和编织；它有时什么也不是，就象一团色彩，浓浓淡淡，又如扑朔的迷雾，将你裹至其中；当然，它也会是一股强气流般的冲击力，只感到五脏六腑挛缩，痛苦、兴奋皆在震撼之中变得赤裸而古怪；它或把你拉近世界，或把你远远地推离世界；最血淋淋的莫过于经你笔打开的人体，一层层被剥离得淋漓尽致，却又带着深深的痛苦般的含蓄……

这里一定是有着灵魂，而灵魂又别称精神。取个故事作壳，或取个人影当皮，这灵魂被放在自然之中，活灵活现，这精神本身就是自然，争辩来争辩去，“小说”都是主观的自然，自然的主观。

我甚至已讨厌象学究一样去弄明白什么是“流派”、“主义”，管它早期、后期还是未来，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喜恶和思维一样，是自由的，我甚至体会到，喜爱也是无常的，一个阶段、一种情绪便是一个样。

我挺喜欢莫言的小说，即便是在被人们认作是丑、脏、恶乃至如脓绿色痰迹一样的地方，我也能感觉到其中“恶心”之后的

辉煌。我喜爱那颗自始至终在作品中抗争、痉挛、在深深的压抑之中挣扎的心灵，它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大”爱和“大”恨，虽然这爱和恨常常是岌岌可危般的脆弱。深重的灵魂，深重的精神，病态的辉煌，毕竟也是人性及人类总体精神的一部分。在莫言的每一篇小说中，包括不成熟的，都透现出一股生命力，他在本质上渴望撕开一切虚伪，这似乎证明一个脆弱的灵魂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境地里才是自由的，这境地便也包括“小说”。人生的欢乐、痛苦、压抑、欲望统统如苦草一般在这里被反刍，化作乳汁、化作血液，在这块特殊的境地上自由抛撒。因此，莫言的“模仿”也罢、“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也罢，一切都化作呐喊、发泄，这时，还会有之乎者也般准确无误、抑扬顿挫的间隙吗？就如此时我突然想争辩而我没有能力当我想说清楚而我没有能力当我想替什么证实而我没有能力只觉得情绪在高涨在激动在渴望倾吐脑子里却一片苍白一片模糊一种毫无希望的沮丧我只能急急地匆匆地匆匆地急急地写说说写糊里糊涂没有结论没头没脑空喊一阵只要求能理解能明白能懂得此时对于我一切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情绪罢了而不是其他你相信吗生活中的感觉常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我记得，当年，读完张承志的小说《大坂》，留给我的是一个极大的人和极小的人。极大的人骑在马上，唱着粗野的小调，硬是齐着天边走，而那个极小的人牙龈出血——咸咸的腥气，竭尽全力而不是悠悠然地翻越冰大坂。当文字纸页全部撤去后，这两个变了形的人体恰恰衬照出一个真实有力的人生，于是，他俩之间的“故事”不重要了，取代而起的是“我”的故事，是“他”的故事，是我们……

女作家中，我顶崇拜的是同龄人张辛欣，特别喜欢《最后的停泊地》，我时常不明白，世界、人生、男人、女人在她的情感中竟会有如此魅力，始终存在的深深的失落，就如一片银色而粘稠的透明物质中，流动着一条条一脉脉疲倦了却永远不会安静的心